



昭義新編

信

字五

U 6  
4075  
5



伊6  
4075  
卷5-5

昭義續編卷之一目錄



書贈關西九友

告訣親戚士友書

還到畿甸情辭

情辭附告

與金文伯書

答金仁叟書

答金斯文書

答中原人張慶元書

記洋人蘭得時語

答元復汝書

書贈金汝弼

告檀君文

示金清若金永叔韓明叟康夢顏

與崔勉菴書

答林會中書

與宋淵齋書

上衍聖公書

昭義續編卷之一

書贈關西九友

車載貞韓升泰李元燦鄭賢清金銅  
韓弘模文錫獻韓道燮金相鶴

去年冬白復菴朴寧村崔牛川三君子及唐允寶金誠賓  
二少友訪我至遼上既許其所守之義又議建孔夫子廟  
配以朱宋二夫子而別立祠其傍奉享我莘西先生以重  
菴省齋二先師朴雲菴先生配焉今年夏九友繼至則不  
鄙棄我要與共學其於建立廟祠合以關西衆士友心力  
而幹事矣余為之說今日廟祠之意蓋道之在天下以有  
古今有聖有賢而立焉唐虞三代則道在上而盛矣周末  
道屈而在下孔子顏曾思孟五聖者作焉以六經四子總



括二帝三王之術五常三綱之道法百王而師萬世向無孔子則古今民物孰能綱紀整頓而使之有生乎五季道塞之餘宋有周程張朱五賢出焉發揮六經四子之旨紹述五聖千載不傳之緒使斯道復明向無朱子則天下後世孰能動為法則而使之有守乎我國羣賢輩興當道東之運而有以承五聖五賢之統與夫箕聖皇極之傳其集羣賢而成為天下禮義之大宗宋子之為功孰與京乎嗚呼孔子自生民未有者也朱子後孔子也宋子後朱子也又所以為孔朱宋者有一事尤大焉曰尊中華攘夷狄是已蓋中華者二帝三王六經四子五常三綱之道之所存

者也夷狄者猾夏者也夷狄熾則中華道熄中華道熄則人類滅矣故尊中華以攘夷狄孔子春秋數十大義此義最大此其為知我者春秋之謂也朱子宋子各值所遭之變繼春秋而主尊攘義以當夫一治蓋天下之生於三夫子受罔極之恩矣若我華西先生作於道東之末運而為世大宗師學蓋以主理命氣為平生命脉以發聖賢經傳之要旨其見洋夷淫邪之禍至而斯道將墜地則捨性命而衛斥之之德之功其於三夫子一揆焉門下有重菴省齋二先生紹厥功德而張大之雲菴先生以其道倡西方而有風動雲興之勢華門道義蓋有以結梢萬古以基來

世吁亦至矣吾輩共守華門之緒餘而因時變罔極避而會此地慟斯道之無地可寄思華制之得保一區念聖賢師長恩功之大爲同志士友憑恃依仰之地有是廟祠事享孔子所以兼五聖也享朱子所以並尊五賢也享朱子所以合宗羣賢也享我先師長德卽所以尊道之所存也兼親之也又所以一同志志而由近而追遠也是不惟依恃以有守蓋將承隲佑以致來復則事之不可已而爲天下大義也明矣或曰享孔子朱子天下皆然此何獨大義况彼豐而此約也宋子東賢也而本國旣享之先師長亦東賢也祠於異域何義且以爲致來復也不亦透乎曰今

中國非舊也聖靈其享所攘非類之享乎雖豐而禮虛曷若約而實也東國之享亂賊夷類謀撤而僅存亦存其名而盡去其實也宋子與先師長雖曰東賢而道先聖之道義先聖之義固天下之賢也非久天下當賢其賢也天下皆其地何別焉今下無道道不可永無道自中國而東東盡而有反本入中此剝盡復生之理剝復之間可無用心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只恐用心無誠耳吾輩用心苟誠則可以得聖賢天地之心矣氣數之變雖不可知夫理之常則宜有是也雖不幸未見有是也夫吾爲義也則無喪矣嗟呼是可與不知者言哉九友其亦深念之哉 永曆

五庚子仲夏日遼東客柳麟錫言

告訣親戚士友書

麟錫宜慎幸生禮義之國內有賢父兄外有華西重菴省齋三先生爲天下之大宗師之師焉粗聞聖賢之道知春秋之義故向者亂賊倭洋滅我四五千年皇王制度二千年孔孟道學五百年 祖宗典型夷邦而斲人故舉義討亂賊讎夷見敗未卽隨死友死者冀或扶華夏一脉吾二人與後凋及諸友同來遼上守義以爲華夏一脉墜盡之餘千辛萬苦準保其典型以待來復固其心也雖加一曰愈於已因建孔子廟擬配朱子宋子又別立影堂奉我三

先師同門賢德雲菴朴公又擬配今番死節十賢及李實谷鄭建中以爲依仰講春秋之地不意中原起義和拳自稱伐倭洋蓋與我國東學相類矣勤削我髮故有此并死所可笑者不死於亂賊倭洋之手而死於清人所可痛者在此爲維持天下禮義一半分之計而未遂其志也所可悲者衆士友從我或拔宅或負笈而來共守大義遭此厄境又多散在各處不得盡面訣又方與遼上寓居我人共講鄉約偕之正道而未遂也雖然天也奈何一邊思之平生誦法孔子死於孔子真像之前而其地自是堯舜文武之古疆未爲下於故國也且不見夷斲污穢去之帝鄉從

三先師及父母先祖側侍 先王先聖先正亦是快事有一事仰托者先師所為華東合編卽速刊行愚等所營東國風化錄亦宣力成結焉此不是小事也如何如何麟錫宜慎白 永曆二百五十四年庚子七月十八日

還到畿甸情辭

庚子十月○文鳳悟事出國內人心鼎沸朝紳士流懷正性者或欲棄官或欲

疏爭民商輩亦莫不氣塞申台贊善對閔台致憲負保護士林功蓋閔台為之力奏故也

柳麟錫昔當乙未亂賊讎夷辱 君父弑 國母壞華夏

制度滅 祖宗典型毀服削髮率歎食人之大禍為之倡義討賊伐夷雖有不量分度力而蓋將雪國耻正人心扶綱常於萬世尊華脉於天下也事敗而再到遼上則慟不

能為國報讎復舊為將守舊於一身自作義諦以為萬古華夏一脉墜盡之餘準保其典型以待來復固其心也雖加一日愈於已國家形勢雖知不可為而猶望其有保全復舊窈自况以古之文天祥蓋文公有言存一日宗社盡臣子一日之責父母有病雖不可為而無不下藥之理處地事形雖不同而其用心則一也於是築望國壇朔望登拜等望墓壇而日拜又因同志人李嗣熙前往魯國作文告舉義由於廟庭得聖像而來營建三間祠屋而將奉安之仍配以朱子及我東宋子蓋人無君師父無所依恃異域情地尤甚欲為此免無依之人也又與先寓我人方設

鄉約蓋先寓人多是浮浪無法間有恒心人不能自持苦  
懇爲此而相安且天下禮樂蕪壤之時行得我 列聖所  
飭先賢美規自是好事故設之是則不忍棄同胞偕正維  
持之道也約規以敦孝悌於家效忠順于國爲本其爲忠  
順則謹守先王禮法恪貢力役之征此在異域不失爲民  
之道也不意清國有義和拳之擾乃起而還至國境有人  
傳今日所謂新文紙大意云柳本排外思想弼中者居義  
拳猖獗之地相合而謀運動麟錫笑曰傳聞之爲相反且  
置其亦不知我甚矣我雖排外思想弼中者使清國有力  
可以得援猶且義不精而不爲况與清國亂民之拳匪爲

之相合乎真聞化輩之言也既至國境拳擾雖卽乾淨但  
清國與衆外夷開戰遼上亦甚騷動不必復入故方意歸  
隱故土時留江界士人金鳳湜家忽聞有人奉 君上召  
命至外麟錫曰此非召命必是拿命使人出見入報曰果  
然麟錫曰有拿命則當不留時刻因說程伊川謁叔母鄙  
師華西不辭祠堂故事得失卽起身出見乃楚山官隸輩  
五名持到京城警務官文鳳梧文字曰江界某里金某家  
留柳某主客並招致云只官隸輩口傳警務官自言奉  
御命麟錫語官隸輩曰汝等何知也國家待士之規有以  
罪名拿致無招致之事况警務官豈可招以士爲名者且



實有 御命則警務官宜身自奉至今無 御命文字而  
爲招致私文字令官肆持到而曰奉 御命是豈成說抑  
發送汝等時顯有舉措乎曰暗密發送郡無一人知者曰  
若有 御命舉措亦豈如此是則的非 君上之命只是  
疾我輩私下作奸而謀害也我則不可就警務官之私招  
亦不肯陷私小輩之奸謀汝等歸語警務官亟示 御命  
文字也官肆輩曰有教如是無敢如何乃押主人而去禁  
之不得主是力穡修身之人其何罪焉警務官之爲此益  
見其非 御命御命豈宜有是乎問其緣我而獨受鍛鍊  
則曰我且往矣非我應彼之招我自往也遂行往然揆以

事體無 御命文字而爲此行誠覺無謂矣同伴一人聞  
此報謂不可就警務官之招陷私小輩之謀寧幾箇清人  
而至懇因避之不得已從之從之者以此行誠覺無謂故  
也同伴數人見警務官責以無 御命文字而私招士者  
則曰我招十大臣而至况柳某乎新法元無 御命文字  
但奉 口教柳某居遼私立聖祠門徒數千又有凶說此  
爲入聞故自上欲親問一日命入侍下招來之教噫此言  
亦不近理也警務官招十大臣今開化以官相制之法吾  
不知也麟錫不官而士也奚宜受其制且雖警務官豈不  
知開化法之不可施於柳麟錫乎孔子萬世人人之師也

雖人人立祠何害今天主耶蕪堂遍滿天下之日雖一處  
一人爲此而崇之不爲無益况後學必法朱子朱子滄洲  
精舍奉五聖及宋諸賢行釋菜儀又居家必奉之行狀言  
未明而起拜於家廟以及先聖是也法朱子而爲此豈是  
變恠乎且麟錫何人豈有門徒數且至多近日相從者數  
十而乃曰數千矣設令多至數千使麟錫懷亂賊之心學  
淫邪之學則固患其多使麟錫懷忠義之心學聖賢之學  
也寧患其少豈患其多向來 聖上褒之忠義許之修道  
過當之教固不敢承當而亦有以自信也言云云必是  
謀逆也以麟錫而爲謀逆乎麟錫凡百不足云言而至於

忠國之心自謂不後於人誣麟錫爲逆是猶伯夷之爲盜  
也使國人舉朝人人懷忠如麟錫則國其庶幾矣若辨得  
大氣力殲盡亂賊掃却夷狄光復國家之舊使 君父免  
危辱而享安榮豈非快事豈無其心顧無其力痛憤莫甚  
也以有是心而爲逆乎今爲我國臣民而無是心則真逆  
賊也雖有以此入聞 上聽者日月所照豈無洞燭而有  
是教乎卽亦警務官之虛傳也然固知其虛傳而旣曰奉  
口教云云則不勝惶悚且不論虛實有往死京城之願故  
不就死於警務官而卽日登程路中生病殆月而到畿甸  
矣此事果是私小疾我輩作奸則當有裁義處之之道萬

一有因構誣而或出 上教則恭俟有拿 命以伏斧鉞

情辭附告

是時先生至其郊又制情辭附告前郡守元容銓前奉金璉補即日付達于內上命

侍臣張漢基出郊勞之

柳麟錫為情辭馳告京下在坡州待 命幾多日承聞有

放金鳳混招文鳳梧之命仰揣 上意釋然遂往省家廟

于堤川既而有人傳問蒙 下詢以為留住何地促令進

待郭外麟錫惶懍既極眩惑又甚蓋使麟錫有罪則此為

拿命無罪則此為 召命二者皆顯然奉 教而至可也

如以 召命言之以若麟錫至愚極陋又焉敢徒壞草野

臣禮防而苟以趨走為恭也麟錫於是罔知措躬之所而

亦不敢不自處而有罪矣第竊伏念向之待命畿甸猶屬

稍遠謹茲進伏于郊內蓋欲自盡乎自首不自安之義噫

李膺之不逃刑張儉之亡命麟錫亦嘗有講定者也 國

家今日若有嚴 命則不特麟錫不敢避匿若於麟錫有

愛之以德不以姑息者皆有以開導而使之俟命矣其不

直趨都門外者一自舉義無成痛莫為 君父雪耻復舊

使離夷醜類益復充滿於輦轂之下比諸清陰金文正公

自瀋陽還路由銅雀津而不忍入國都者事不相類而時

有甚焉故也是又麟錫自知負犯而不能已敢以附告于

情辭之後恭俟 稟處

與金文伯

漢純書

向者離兄所即還家自京送人追至言自 上有進待郭  
外之命命出離兄所日也來在砥平報以病不赴命之意  
促命又至與衆士友商量當初只聞有放金招文之教而  
身未蒙釋罪則此雖不分 召命拿命宜自處以拿命而  
就之也遂就止去郭四寸里之地為情辭附告又送則自  
上命送使臣至乃知出優接之意使人告書教口教間當  
行拜辱之禮使言只奉口教而 上意欲從容說與不可  
煩行禮又告云賤臣此行吾 君此命體統事面不可作  
屋下私談寧不奉教不敢草率苟且往復數三不得平竟

不奉教而相罷歸未知處義為如何耶念始終 拿命優  
命皆以口教而又不顯然且聞自 上累加嘉尚必欲召  
見因傍稟欠禮而止然於構捏輩置之不問固深感 聖  
恩之大而亦甚憾於國體之有損也

答金仁叟

宅西書

言必稱孔朱宋焉敢有自附意蓋對斥亂賊時輩不得不  
重有所據且雖自處寧引而自高不宜遜而自卑此亦有  
義雖以孔子俯就之盛德竊附老彭左丘明而其對桓魋  
匡人則曰天生德於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斥  
楊墨必曰予承三聖者雖如韓退之關佛則引孟子自况

且曰使道由愈而粗傳滅死無恨蓋以正對邪其義不得不然也此則非孔孟之聖退之之剛然後方如此雖麟錫之蔑蔑無稱既對亂賊時輩而又與一國偏陂險薄不齊之口相抗則不如此不得是與朋友間講論之體絕不同故也蓋在今日一向用遜卑規模非徒不識時義是其中必無可信也明矣

答金斯文 輝珽 書

基川一場逢別千載悲憤之事尙復何言忽一角書颺風而至乃執事情訊也嗚呼執事挺然在世而令允郎爲其大人捐軀命於當年也古今豈有如此慘愕之事乎執事

當何以爲心人當何以爲慰耶然父爲國爲華脉舉千古大義子爲父視死如歸是死於孝亦死於大義也舉足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爲執事者其當以是理遣而區區於是非徒止於悲而已也最所痛憤者天理日益晦人心日益陷國賊日益熾夷禍日益深今天下無復餘望而吾儕沒奈何飲恨而死然亦復如之何哉只守吾正搖不動撲不破而以自靖獻于上帝而已

答中原人張慶元書

僕雖偏邦殘生而國本箕聖所治之小中華至于弊朝賢儒多出禮義大備士學非孔孟程朱之書不讀非孔孟程

朱之道不行足以有辭於天下矣挽近外醜交侵國旣遭  
亂亦莫保其小中華之足以有辭者是以心懷痛迫以爲  
昔留侯若武侯臣誠報韓漢之心萬古可悲當用其報韓  
漢之心爲國與斯文致死顧不能及而所以想像致慕於  
二侯則深且切也今於先生之爲留侯後而有文德義理  
者不得不道情事矣

記洋人蘭得時語

洋人蘭得時能解朝鮮語能華交見平山桃城朴某曰堯  
舜孔孟之書與道好莫好也貴國自來讀其書學其道何  
必爲耶蘇教朴曰然則貴國何乃爲此曰我國海中開域  
遠於堯舜疆土風氣未開只知此教旣已舉此好道者何  
必改爲云噫彼生禽叢中而能有少慧者數曷以中國  
產我國產而反爲彼笑乎民之沒覺在上之人驅使之爲  
可痛也

答元復汝答錫書

所示人謂吾漫遊是指吾行處每爲行講習禮衣冠之會  
吾何興况漫遊爲乎顧亦欲爲艱彼強此之道盖今世邪  
日極雖自上曾有衣冠從便之令道道邑邑每爲官人  
所沮抑無賴輩所侵凌不敢顯着衣冠衛斥尊攘尤不得  
開口其勢則然也於是陽類氣貌銷鑠殘泯義理絕塞吾

痛此到處不辭士友衣冠成會大會中每極言辨華夷別  
人獸之義庶幾或有以少却沮抑侵凌而士類亦有以少  
振其氣使華夏典型得以少延於此天地間也昨冬見錦  
翁勸我以晦默之道吾對以吾所爲何可忽以晦默自處  
恒翁在傍曰毅菴誠不可晦默此身持與時輩而已喉上  
命絕之前亂賊夷狄不可不力討人道華脉不可不力救  
凡繫艱彼強此之道不量已分不顧禍福毀譽要至用極  
乃已非特性所不能已義亦不可已也此言質于士友間  
也

書贈金汝弼 錫殷

吾每於人求書書界破儒俗之分壁立人獸之判二句以  
與之人者有衣冠有倫理之謂也獸者無衣冠無倫理之  
謂也故不衣冠而處譏其同牛馬逸居而無教憂其近禽  
獸矧今毀衣變形棄倫理真化爲禽獸者豈不大驚痛乎  
然陷溺既久舉世皆將樂爲之於此不壁立難免頽靡變  
化儒則主時義者也俗則從時尚者也故風吹隨吹波動  
隨動時尚利則利時尚奢則奢流俗自來如此今日時尚  
獸也故今日才投俗便之獸之路儒俗之當分何時不然  
今時則尤不得不然於此不有界破截然則雖名爲學實  
不足信此宜聞之所識之人傳相警飭

告檀君文

維唐堯紀元後四千二百五十八年歲次辛丑八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後民柳麟錫謹以牲果酒昭告于太白山檀君之神靈伏以君以天地元氣之化降生于茲山遂開國於天下之東實與堯並立堯則為中華第一繼天立極之大聖以開舜禹湯武之治孔孟程朱之教矣惟君為東方初頭乘運啓化之神聖立萬世小中華之根基由是有若殷師之聖而明九疇之法設八條之教歷羅麗而至于我朝列聖作而羣賢出治教明而禮義備又自中原陸沉獨為唐虞魯鄒華脉聖緒之所寄小華之實莫斯為盛

則其于君有光而君之功於是乎大矣挽近夷毆熾於宇內而壞滅我小中華嗚呼變之罔極也豈天地氣數之有所迫而惟君功力之不能無暫衰也歟麟錫小華一秉彝之民耳深懷痛憤粗效微力而終莫能反昔入遼東而守義遼東不安今又奔走來住關西蓋以關西君與殷師先後焉則求今日依歸之地宜莫如此將振衣於妙香之峯濯纓於清湏之水飭我冠裳而無失其身也抑以我東之運本始於此則理宜反本且於所始望其有復始也竊惟君之神靈同元氣而不竭降則必依此山陟則與帝堯殷師暨我先君之靈同在帝傍矣降依此山雜沓夷毆豈其



所安陵在帝傍幹旋造化豈其無爲乎蓋君宜不得辭其責而思有以永大厥功也愚迷痛迫不揆猥越有干尊嚴尚或悲其志寬其罪而歆納乎茲酌

示金清若源永金永叔錫韓明叟克濟康夢顏鎮

玄藹春康隱求白復菴車久窩韓正齋諸公同道內士友爲我設崇華齋於朝陽山中將奉孔子箕子朱子宋子暨我華西先師真像爲同依仰守義之地而四君在勤勞其事甚重而其意甚感也夫國變於夷而天下無華以余孱劣爲國保華脉爲身守華制昔有事於湖左遼上痛迫不得已之事也及今還國來住此地有爲此事誠以痛迫不

得終已也蓋此關西箕子君臨之地而兼且挽近村雲菴先生以華門高弟倡學於其間苑興士林余將焉依依於此可也孔子生民以來第一大聖而作春秋尊華攘夷其第一大義也箕子九疇八條闢小華變夷陋於東邦而啓我朝之盛也朱子尊華攘夷於南渡之世宋子尊華攘夷於北沉之日華翁尊華攘夷於今日天地皆做一治之大人也上下萬世有事於華者五夫子其最也凡今士子五夫子之徒也其慕而奉之於此焉可也今日之事依仰五夫子於此地崇尚其有事之華道鞠躬盡瘁準保一脉保之而不保則駢首於五夫子之前致斯夜之正終保之而

得保則拱手於五夫子之前見天心之來復痛迫之不得終已也如是矣吾聞之吾師省翁曰斯文無終廢之理又曰一心胥勗可以動鬼神勵精發憤可以透金石斯訓也可信願與衆士友勉之四君益勤勞哉趙大憲去冬衝雪半千里於平山摸來孔子像今又為摸箕子朱子像同白炳琳數百里踏泥去成川三登亦甚勤勞也

答崔勉菴益齋書

先師贈謚向承時輩必欲有事甚慮其為辱憂歎之言聞之同門朋友及於其子孫旋聞得停止幸之又幸可作大慶事我先師承孔朱宋苦心攘夷為今天地大義主人而

反以變於夷之新官制內府大臣特進贊政等職加諸其身其可成說乎事亡如事存使先師在世而是職加身則先師其將榮之而安受乎將辱之而大驚大怒乎非特在世英靈在天俯視此變局惡狀必號痛憤冤之不暇而其於所擬不趨若浼門生子孫當體其心也雖其自外至者苟應之或不免少涉形迹則是自辱我師父自負辱師父之大罪厚受有識者之竊笑論斥今而後免矣嗚呼今日國樣人心罔極又罔極幾許年前吾輩目所見好朝鮮乃如此乎乙未毀削之時人心正而皆痛大禍猶見有人讞之辨居遼數年意其不大變中間還國見已大變再遼幾

年猶意其大變中或有餘望今又來見變極而無復餘望矣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古之爲入太學而教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今入所謂武官學徒去髮而頭夷戴變服而身夷戴學技藝貪冒進而心夷戴君安忍使吾臣父安忍命吾子於是一國慕之千千萬萬肚讎華父夷辱人榮歎慘矣慘矣尚復可言耶麟錫還國見此無所措身無以爲心欲復入遼遼不息難且所謂俄國據其地事形變矣昔在遼時有言勢或至還國當居萬東廟若箕子之鄉萬東廟有難便今來住箕子鄉蓋箕子以中國道洪範師武王之聖人來闢小中華於東邦我朝 列

聖羣賢作而終掌周禮獨存華夏之道者亦箕子氣脉之所及也今當華滅道窮之時反本托身不無其義且雲菴門下士友甚盛衣冠禮俗一國之所無謂我同淵源待之厚而許其守義蓋將於是矢心鞠躬凡係強此艱彼之道不敢不盡以求為向日所言雖加一日愈於已者事至無可奈何則正終其身已矣然愚迷蹇劣恐不免跋踰萬望台執事深賜矜憐而善教之也顧定所於价川石溪村因奉孔子影像既慕箕子而居此地乃並奉其像而各室焉又別奉朱子而宋子華翁配焉以爲依仰之地春秋享禮行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陽辰而仍遼上所定也有講

堂揭以崇華齋願得台執事之記之可蒙不鄙而許之否  
崇華之義不言可默會也且既慕箕子居其地奉其像又  
當語於其陵所四月十日約會數道士友欲一講範義泄  
慟情於仁賢往魄之前亦以衣冠大會有為強此艱彼之  
道也此中士友謂可有詩於其會頌取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彛倫攸叙十二字分韻以俟之真汗漫事也然可一笑  
而投以好句用備故事耶

答林會中

真民

書

明年箕陵之會當初發之節谷再三思量而許之許之者  
區區而托之意特慕箕子而居其遺地營 聖廟而擬并  
奉其像固有以也則有為一會於陵所不無其義且晦默  
時義雖宜商量而顧麟也前後處事專以抗世邪為主凡  
可以艱彼強此之道正欲不量已分不顧利害而為之為  
此衣冠之會庶亦無害於義又積中至痛至憤忍不得之  
情欲一泄之於我箕聖住魄之前故也

與宋淵齋

秉瞻

別紙

今日處義有最難者皇帝位號儒者當隨人稱之耶麟錫  
則謂不當如是蓋於君父其所尊敬宜盡夫道理之極時  
輩之上號也以泳孝之污革 祖宗華制謂為更張新命  
而追成其所未遑乃比列於土俄德奧待吾君以堂堂大

明臣邦禮義之主爲尊敬乎待以土俄德奧醜夷之例爲  
尊敬乎麟錫之愚誠不忍以土俄德奧待吾君也且儒者  
主義理有執守如曰今日時輩稱之爲可以隨稱也萬一  
強夷弱視而禁其所稱則必削之此時爲能不遵其削而  
獨稱乎以義以勢似不得以獨稱也然則執時輩之稱而  
稱之隨強夷之削而削之烏足爲主義理有執守者哉且  
也吾國帝 大明是 孝廟與老先生所立光明大義而  
世守者也天下無二帝不當復帝 皇明雖如萬東廟供  
奉誠禮當異於前日不亦甚缺然矣乎凡此皆當商量而  
人見每不然是似非昧於義理必怵於禍福也人見果若  
爲尊敬之道之極致則愚亦安敢不從未知文文於此何  
以講定此係今日時義之大節拍頤承端的之論

上行聖公命貽書

朝鮮國儒生柳麟錫謹再拜上書于曲阜衍聖公殿下伏  
以我先聖夫子繼開功德賢遠堯舜春秋經法治定百王  
洋溢大化覆載億世莫不尊親矣顧弊邦離僻在海隅昔  
箕聖來若以九疇之法八條之教始創小中華歷羅麗而  
風俗猶好見稱於朱子本朝君臣世正儒術興行書非聖  
賢不讀道非聖賢不遵有以仰承夫子開來詔後之至意  
國學鄉校皆廟祀夫子以顏曾以下古今賢儒從享一倣

中國致極崇奉蓋其尊親雖中國未必遠過也且也國與大明並創衣冠文物悉遵華制事大盡其誠 皇朝屋社之後尙守遺制不變亦不渝拱北之心至今垂三百年自謂足以有辭天下而蓋亦於夫子春秋尊王大義講守之有實也挽近國運不幸亂賊挾倭洋造亂至甲乙之年盡革祖宗典型虐弑國母毀服削髮先辱君父一時并及百官萬民學校聖廟日將毀撤小華禮義之邦黑陷為夷歟世界矣麟錫林下賤劣粗有秉彛性情師承聞見不勝痛憤仗春秋誅賊攘夷之義爲倡義舉以致一國響應大禍得停而卒爲亂賊所敗乃去國入遼東爲身守華制計蓋

初欲進依夫子廟墓之傍力窮而止此也時同志人李弼熙痛事不成走入中國爲謀皇華古族期於借力不諧乃與伴行張某正進到夫子廟下爲文告至痛情事足使千載人聞之墮淚也乃蒙殿下滾矜厚恤更以聖像二本付意甚鄭重奉而至遼麟錫與同義諸人榮感無比以爲萬古曾有此事否乎乃建廟奉安以爲寓慕展誠之地不意去年遭義和拳之擾亦有本國事端撤還而又擬建廟國中期終遂誠適有盜賊搶攘之變蒼黃失奉守嗚呼變無不有事誠罔極究其爲罪自無限量驚悚震懍罔知爲計第竊伏念此事區區之尊親展誠固有不能自己我夫子

嗣孫衍聖公殿下鄭重至意尤不可以終負又况當此亂極之會憑仗夫子威神英靈萃一國陽類之心抗四至陰邪之衝強此弱彼有以致來復之機不爲無理其可以不致之力也於是同志邊錫玄尹鑣若而人水陸萬里起送赴殿下之門乞夏奉聖像幾本伏惟殿下寬其罪悲其志鑑其誠而許之乎昔夫子欲乘桴浮海浮海卽吾邦也此事亦不偶然也深垂諒焉李弼熙數年前事不審記識否此人誠於聖廟篤於守義再昨年不淑殿下聞之亦惻然也弊邦先儒有趙靜菴名光祖李退溪名滉李栗谷名珥金沙溪名長生宋尤菴名時烈有集言行名曰近思續錄弊師李華西名恒老集其言曰華西雅言謹茲呈家臣用備垂覽有以察東偏儒術淵源也麟錫爲陳情私語涉張皇不勝惶恐之至

奉安孔子影像告由文

永曆二百五十六年壬寅三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壬午後學柳麟錫敢昭告于先聖孔夫子真像伏以夫子繼往聖開來學尊中華攘夷狄作萬世師定萬世治萬世人舉受罔極之恩也我朝鮮以箕子遺邦用夫子之道作小中華禮義之國自中原陸沉僂作周禮所在之魯矣挽近內賊外夷糾結作亂夷邦斂人天下無華而夫子之道無所

寄存則小子愚駭深懷痛寃同國人事討攘而思有以扶  
持萬一狼狽而出躡入遼於是送人曲阜奉聖像來營建  
祠屋爲依仰守義之計尋有事而還國因就住箕子所臨  
小華所本之關西蓋今日時義固可慕而居也卽於朝陽  
之郡白鳳山之下同道內多士淨掃一間屋更以聖像虔  
奉於是將終身依歸焉蓋不惟血氣尊親寓慕致誠以報  
罔極之恩庶將憑仗威神英靈萃一國陽類之心折四至  
陰邪之衝以基來復以伸痛寃迫不得已之情也顧既有  
慕箕子而居其地則亦別掃屋一間奉其像宋朝晦菴朱  
氏又別掃屋於左方面揭之像本朝右菴宋氏華西李氏  
配其左蓋三賢地位雖有等級顧皆爲夫子門庭之世嫡  
而於繼開之道尊攘之義與有事焉蓋在小子今日情地  
不得不并有爲於斯也念昔夫子欲乘桴浮海浮海卽東  
邦也其必於東邦者又箕子之所國也今以尊像奉臨此  
地而又與箕子共焉伏惟聖靈眷顧安安也乎小子地卑  
人薄事涉踰分誠惶誠恐未能有知亦或鑑其微誠而終  
賜惠佑也乎敢茲具由虔告謹告

奉安箕子影像告由文

伏以太師祖契湯而承其大德并微子比干而補爲三仁  
洪範九疇受之於大禹傳之於武王以立萬世皇極之道



爰君朝鮮八條教民闢夷陋而創小中華矣歷羅麗而風俗好逮至本朝君臣世正儒賢輩出小華禮樂表著萬邦太師氣脉之發於斯為盛實與周公氣脉發於洙泗泰伯氣脉發於建閩者前後同光嗚呼美矣大哉功德也國運不幸內賊起而外夷至禍變層疊終滅小中華哀此人斯忽忘太師之功德嗚呼不忍言也小子痛憤忘分有事而力弱狼狽呼慟奔走無處可寄無計可為爰就我太師君臨之鄉陵寢之近地价川之石溪為之托身乃虔奉遺像以之依仰而亦既奉孔子像矣蓋窮則反本反本于以朔小華之地于以朔小華之聖而將與多士于以慕艱貞之

道保守其身于以憑仗恃賴於英靈竭力盡瘁強此弱彼有扶率脉之萬一也愚駭沒覺所心則然也伏念我太師昔當殷喪之後有麥秀之悲歌况此承契湯受禹傳武華夏大道之亡又非亡國之亡則其悲痛果何如哉又念太師之仁孔子稱之知德者孔子也與知德之大聖同此臨焉有足慰悅而相安且可陟降帝庭同德左右詎降陰隲也小子至癡回瞻大字不勝寬憤仰瞻尊像只有祈祝誠惶誠恐虔告謹告

奉安朱子影像告由文

伏以夫子後孔子也以孔子繼開之道而為之道以孔子

尊攘之義而爲之義中興斯文而承做一治立德垂功萬世永賴矣惟我東方箕子昔君而敷治中衰如高麗風俗猶好見稱於夫子本朝則盡脫東夷之陋小華以稱羣賢以作蓋於夫子道義爲之尊尚而同條共貫也有尤菴宋氏出則其德學實爲夫子之世嫡而當金虜穢極之變講修尊攘大義賴其功而留存聖緒華脉於東偏一隅矣有華西李氏生則德學亦世嫡於夫子而其當洋夷滔天之禍發衛斥大論賴其功而聖緒華脉得延於天地之間矣挽近禍益極亂賊賈國作夷驅人爲讎聖緒華脉將永絕於幾千百年傳來之餘矣嗚呼痛矣尙忍言哉小子師李氏而粗有聞見而願爲夫子所謂主邊人安寧有事終致狼狽矣忍痛含冤計無所施乃終住此箕子君臨小華根本之地虔奉孔子箕子二聖像旣各室焉又別以屋奉夫子像而宋氏李氏并配焉蓋將同志士依仰守義準保舊制於其身且憑仗威靈而抗邪世百方盡心強此艱彼冀或扶持華脉於萬一忘其分之踰濫不顧勢力之危弱也其情則戚矣嗚呼夫子生而有立承往開後之道今而有臨承上接下之位慨念道亡周施陰隲小子愚迷無任顙望之至謹具由以告

謁箕陵講洪範日告同會士友文

此會未成行講而文旣出先生手故

嗚呼今日何日數道衣冠會集拜謁殷太師箕子之陵而俯瞰蒼岡舊郭回視清淚古柳退而列坐講洪範遺篇其作如何心嗚呼難言也嗚呼我太師以契湯之後生於殷末周盛之時明夷艱貞演洪範九疇紹述神禹而直上達天道傳授武王而直下開萬世中國賴有太師而皇極以立彛倫以叙大定其治矣罔為臣僕爰君朝鮮畫井厚生設條教民而蓋亦用九疇之法夷陋以革小華以闢向無太師孰又開東方百世之治乎 我朝遠承氣脉列聖羣賢作于上下倫理盡明禮樂大行小華之治於斯為盛嗚

呼幾哉奈何運數有否忽見太師所叙之九法先數於二百年前中國使夏禹興功周武開治之域没入腥膻而又見太師所闢之小華繼滅於今日我國使周禮獨存義果不食之地竟致頽剝茫茫天地哀哀人類誰向誰訴人窮呼天子窮呼父反本之理也念我太師之彛倫闢小華之根本太祖可以輸此心泄此慟於其住魄之前也惟此洪範一書字字至理句句大法乃天所錫于帝其訓我不知昔何天之發平治天下而降此有好今何天之將黑宰世界而致彼罔極上下四三千年之間吉凶之相反何若是甚直欲仰首大哭告于太師英靈請一質於昊天上帝也

雖然天之大道貫古今而無成毀人之秉彜極天地而罔墜絕書之彛訓昭日月而非象罔此止可恃也凡我陽類士友人人心心慕大禹治洪水之功體太師艱明夷之道萬萬致死力於今日大禍自我心身無使歎九法彝倫而期致效於家國天下則安知不有禹與太師於昭之靈嘉乃所為以此告天而天尚降陰陽來復於剝極回治於亂極大小中華禮樂復興使我君臣父子同胞人類更見太平之日也耶至誠感天只在吾人誠與不誠耳此又今日會陵下講此遺篇之意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嗚呼唏矣太師叙洪範之三千二十五年壬寅

四月上旬日高興柳麟錫謹言

告同志文

麟錫之爲箕陵會蓋以箕子中國聖人也何幸中國聖人來君東方以闢小中華之使我國爲小中華之國使我輩爲小中華之人其受恩罔極果如何而所以尊親愛慕當如何哉又當今日小華見滅則其感動怵慕於心者尤不能自己也顧麟錫既有慕而守義於其遺地則奉謁陵儀有坊于心而亦當於義故因一士友勸約同志有會既有會則亦將行講以明義理勵志節念此夷歎陰邪罔極天地爲一衣冠陽類之會於箕聖陵前猶或爲一半分吾道

國家之光而決不至其爲害也及期遠近士友聞吾有是會會者數百矣府官等卽以八路無賴輩數千會集之意爲今所謂電報而謂有解散之 勅教督迫陵踏罔有紀極片時謁陵彼則不許裁以事體行謁而趨彼曰告君而不爲據實驚惑 上聽居官者之無忌憚若是國綱安在哉噫五百年禮義冠裳培養士氣興行儒教之國見今耶蘇天主邪徒處處日千日萬拜其師講其學而惟此幾無僅存儒生輩獨不得謁古聖講吾學天理人心胡至此極吾人解散歸路彼徒以其所謂會堂隊隊攘臂入去此日氣像可不寒心痛哭非特吾輩之情如此箕聖英靈必也

俯視悲慨而在天之先王 祖宗亦憤疾之不已也嗚呼只得曰生丁不辰矣然念之一番挫辱一番光華只各壁立萬仞百倍勵氣張膽期扶吾道以報吾國講學之事死不可輟衣冠之會死不可休也不曰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乎此今日吾輩死生命脉也舉國上下於此法行法服豈不其身之曾自行服豈不其父其祖之世守行服見有行服宜其爲愛悅顧護而乃視之若變恠疾之如仇讎吾不知其故也固知以此行服出門一步觸處困厄無所不至而吾則當不動一髮彌固其節也 君上有衣制從便之命固已無礙且爲命不允苟

且實壓於亂賊夷狄而出不得已也其爲心豈止如此正當體其心也設令無是命是心士子所守有時有不從君者秉法之官執天子之父持戟之士不聞天子之詔虞人見招宜其榮大夫之旌而反守死不往今夫士子之以先王法行法服者豈可失其守乎蓋人也者與道俱生士也者以道爲命吾旣爲人爲士矣宜守其道爲聖人徒而死不宜失其道爲禽獸類而生且守道不失以往又安知不感回天心得復國家之舊而致同胞之好耶誠極愚騃乃心所願則如此凡百同志士友盍相與勉旃

昭義續編卷之二目錄

外篇

卜斯文書

沈清湖書

康道賢書

魚斯文書

李敬迪書

白賢復書

通告百靈影堂齋任文

先生六十一生朝壽序略

金仁叟

池十元書

康道賢錄先生語  
鄭乃彥錄先生語  
金聖猷錄先生語  
金汝賢錄先生語  
申景裕錄先生語  
白元龜錄先生語  
金玉汝錄先生語  
趙公章錄先生語  
金仲希錄先生語  
柳剛菴書

昭義續編卷之二

外篇

卜斯文 錄書

曩在乙未上有萬世當報之讎下有一局黑陷之憂大爺  
獨任天下之綱常而堂堂義鼓第一聲中衣冠頭髮人人  
各保戴圓履方者相顧而言曰天下萬古寧復有若是之  
大義乎孔夫子春秋之義特嚴尊攘之道而朱子以之而  
用之於宋宋子以之而用之於我國又毅菴先生以之而  
用之於今日使亂賊之徒膽墜而知所懼使天下萬國目  
見而歛其手庶幾見日月之復明奈之何義旗北渡四五  
年之間陰疹鬼蜮猖獗于時斯文大道墮地盡矣噫昔誅

卯之刃鑿龍之斧一揮出來扶綱常正世道此是先生之志而人亦以此望先生者也

沈清湖 直允書

噫其盛矣毅菴天植忠義炳然溢於兩疏再檄華夷之大分君臣之正倫甚嚴且明雖噤齷跋躐亦且增百倍氣考其根基則尊先師省齋先生所授也歆慕歎仰曷有窮已嗚呼孔夫子不云乎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管仲小器者有此功則大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况毅菴王佐之才乎若使夫子看毅菴今日事則其大之者尤復何如哉

康道賢 柱國書

皇明屋社舉天下混入夷狄禽獸獨吾東鯁域尙賴先王先正苦心扶持得以保華制聖道三百年不幸今日凶逆輩締結妖惡夷歎壞滅綱常糞壤禮義辱我君父弑我 母后毀服削髮并吾禮義之邦亦幾没入鬼獸之域我先生奮起草茅討賊伐夷使二千里萬億人類獲免夷獸之禍論其功豈但曰復仇保形存華法衛聖道於今日將永有辭於天下萬世矣然知德者鮮矣知之者以爲能緩毀削之禍不知者以爲毅菴之力何有於我可想道大德廣庶民日用而不知也噫天不佑之使此仁人困於醜



夷逼於亂賊而禍不見悔復遭逆黨之構捏罔測此何等  
氣候豈皇天故加以多般困厄使增益其所不能發揮其處  
變入義將以作億千秋天下師表也耶憤慨之極繼以喜  
幸萬萬也

魚斯文 九續書

執事當天地昏閉人類禽獸之際衛正學斥邪說上溯孔  
朱宋之淵源下承華重省之嫡傳秉春秋之大義任綱常  
之至重明天理正人心光鮮宇宙名振華夷屹然如頽波  
砥柱凜乎若冬嶺孤松雖九野積陰終莫能消一線復陽  
程子所謂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者此也推此以觀則

天地正大直方之氣輪湊於執事藜然一身使之扶植此  
天下萬古綱常彞倫之大關楨也雖緣天地氣數屈而未  
伸離親戚棄墳墓瑣尾流離於遼野萬里之外然執事進  
退行藏實關時運之否泰用心處物光明正大如青天白  
日似無一點韜韞隱泐之可指擬者凡有人之心腸者皆  
得以知之也且安知其用夏變夷之一大機會不在此時  
耶北海逢萌南昌梅福早決見幾之明東海之魯連西山  
之伯夷罔俾專美於古是則執事之身雖否而執事之道  
之大亨際可見矣

李敬迥 惠九書

當辛巳洪儒在鶴氏之上斥和疏義當并受其誅而愚昧  
弱冠不與其事當乙未毅菴先生舉義討賊畏死不能趨  
風是皆四十平生天地間兩大舉措而縮首窮巷區區以  
苟全性命為能事孟子所云捨生取義春秋傳所云亂  
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之訓果何如哉有時撫膺長吁已  
也區區所以欲苟活而不死者顧今天下邪說蜂起先聖  
先王相傳之道危如綴旒庶幾矻矻用力小有毫補如精  
衛之舍木填海則足以自快而亂離漂泊之中放失舊聞  
懵然一鄙夫為之何哉先生堂堂之氣窮古今而寡儔凡  
有血氣者孰不激昂高風而况乎自列為主邊人者乎且

伏聞 聖主閔一介忠良之臣泣血棲遑特召還國至仁  
盛澤尤令人感泣罔極噫彼倭賊之讎何日得湔上以答  
聖主殊遇之恩下以慰蒼生鑄骨之痛哉為吾儒者徒切  
薪膽之勞而已伏望先生自安心復蓄精力於方冊使海  
內願學之士翕翕相趨培吾元氣則世間許多妖怪之屬  
不足為憂而亂臣賊子亦或畏縮不敢肆其惡則豈不美  
哉

白賢復 三 書

治亂固係氣數之盛衰而非天所能為然亦未嘗不禎生  
拔萃出類之人以弭其亂稽古徵今昭灼不難觀周襄王

綱弛壞彝倫斁悖則孔子生而作春秋尊華攘夷褒善貶惡使亂賊懾懼而不敢肆宋季女真盜據中原王室偏安江南則朱子生而修綱目尊攘扶抑一放麟經使萬世不眩於華夷忠逆之分 皇明屋社宇內腥羶王春一脉無處可尋則宋子生而猶且惓惓於尊攘討復之義使禮樂文物獨保不墜於吾東三百餘載至于今日亂賊讎夷夾持橫恣戕禮法毀衣髮人類之入禽獸斷不可免於是先生倡起義旅於草澤間誅賊討夷忠勇蟻附聲勢大振使賊夷畏服自戢莫敢大肆當今所謂頑且弭亂者舍先生伊誰孔子德配天地功溢宇宙爲後人者焉敢侔擬也查

論先生今日之功則雖謂之並侔朱宋恐亦不爲過論也且也朱宋二夫子當日只憑文字言論得以貶夷誅賊明天理扶人紀於不可救之後至若吾先生隻手揭旗激八方之忠義挫強虜於方輿致使天理民彝煥然大明於天下萬世此誠二儀肇判後初有底義舉也不知朱宋二夫子所處果有如此難否處義嚴明可以耀日月而凌冰霜檄諭懇惻足以感木石而泣鬼神然此乃從平日學問思辨戰兢臨履中流出初豈是一時憤激所致試考其實德及人處則薰德者心醉氣化濱九死而不渝聞風者頌德慕義擔束脩而爭先使朱宋而在者必將莞爾而許其爲

大功矣以若盛德豐功東韓三千里措身無所顛沛艱苦  
於萬里異域天心所在誠難窺測蓋嘗試思之亂極轉治  
理之常也神州陸沉之久必將有義主起今日所以玉成  
者安知其才使增益其所不能將為帝者師復致熙皞之  
治於堯舜故都也頽庸奉慰默祝跋俟之至際此天地茂  
貞禽獸荐食之日思所以守

義潔身之方計不出乎仰恃  
吾先生所依歸以畢餘生也

### 通告百靈影堂齋任文

伏以昔武王訪箕子受淇範大道致如日中天之化而垂  
法於萬世帝王箕子明道之功天下萬國孰不永賴也就  
其中偏被親炙之化者顧莫吾東若也吾東本外夷也自

檀君立國歷千載人文猶未著被八條之教而始為小中  
華身稱於天下凡為吾東人者孰敢不曰獲被萬世罔極  
之恩於箕子也然則我東所以崇報之儀宜不殺於孔夫  
子而三千里之內略略尊奉只有數處負德忘恩極矣鄙  
脚穀菴先生痛道亡國夷之變倡起義旅期掃妖氛力弱  
見敗肥遯于兩國閑界遼東地講明春秋保存華脉以待  
天下之清矣又被兵撓捲歸故國於是鄙等誠懇奉邀設  
一講道之所要將保守古道而仰承丈席命意擬奉安孔  
子箕子遺像以為依仰展誠之地而謀諸遠近同志咸曰  
箕子遺像當摸奉百靈所奉者故茲送趙碩士大憲白碩

士炳琳幸俯賜容接使得以隨意摸寫以副多士之願千萬幸甚

先生六十一生朝壽序畧

金仁叟宅西

粵在乙未之變釋裘服而舉義旗將以殲盡亂賊掃滅夷  
獸報 國家之讎而復 先王之禮存大義於天地救人  
類於禽獸矣孰謂天不悔禍孤忠無奈壯志未酬顛倒至  
此大抵先生之迄今生全特別有所事豈復有一半分幸  
生之心况亂賊之謀日以陰譎而國讎之報無期夷獸之  
教日以恣行而吾道之亡在目當此之日憶昔關東釋衰  
之舉而回起當年劬勞之念則安得不痛哭倒地然此則

先生之情不得不爾至於門生士友朝野輿望有不然者  
微先生頭髮無以保存今日衣冠無以保存今日吾道無  
以保存今日蓋凡髮吾冠吾而讀聖賢書於今日者即莫  
非先生萬死之力也故先生一日安寧則吾道保存一日  
先生一日不安則吾道即日乃亡吾道之存亡顧係先生  
之安不安如何耳

池士元 源永書

世道大變天地翻覆 宮闈有非常之禍率王被剝膚之  
災堯舜以來四千年華夏一脉於此乎絕矣先生時方斃  
然在疚不忍見人類之盡為禽獸禮義之淪於糞壤遂乃

倡建義旗激發民衷上告下諭誠實懇惻風聲所暨雖樵夫販婦皆足以知天理民彝之重而暗聾跛躄之徒亦且增百倍之氣今日此舉實天下萬古所未有之大義也萬姓之所奮發百靈之所扶持不宜遽有挫折而天日庶幾復明氛祲庶幾廓清則源永雖或不得執鞭隨後於今日尙可以從容陪話於他日樽俎之間矣孰謂天不悔禍聖廟遭焚燒之厄一二士友次第殞沒而先生羈旅遼左勤勤懇懇之至公血誠猶在扶國危保華制二件事毅然自任萬變不渝嗚呼此誠仁人君子之用心而非淺腹所可量也厥後因諸士友僂伏聞道體處困貞吉顏髭勝昔是固天之所以降大任而使忠逆子賊之分由先生而明夏夷尊卑之義由先生而立任斯文興喪之責當世道明暗之幾則天意實不偶然也又聞營建書塾奉安孔夫子影幘而以朱子及尤華重省諸先生配焉多士之趨嚮莘莘人之感慕從此彌切而先師詩所云九有被髮我獨章甫四國砲射我獨樽俎者非特爲前日實爲今日準備語也孟子有言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吾何爲不豫哉源永竊以是仰慰而抑又有聞於先生矣心心由誠以感天事事由正以信人夫苟心心由誠事事由正則雖不期於感天而天自感矣雖不

期於信人而人自信矣此理卓然惟先生深自愛護以答  
上下之望

康道賢

柱國

錄先生語

華脉聖道之亡其哀慟迫切及有甚於喪親與亡國天下  
之慟喪親豈不極慟人人所不免亡國天下豈不極慟亦  
古今之所不免惟華脉聖道亘天地貫古今不可亡者而  
有亡焉則其慟豈有可比乎故喪親子不隨死國亡臣或  
可以無死若華脉聖道之亡聖人必不變華從夷而生必  
殉道而死

鄭乃彥

恒俊

錄先生語

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聖人極於上達者也夷狄極  
於下達者也上達之極人而天也神明也下達之極人而  
獸也鬼魅也於下達愈精愈深則於上達愈昏愈遠  
或曰髮附於頭衣著於身今謂頭可斫髮不可斷身可戮  
衣不可毀失本末輕重先生曰要不失本末輕重故如此  
也夫人有道理形氣豈不曰道理為本形氣為末道理極  
重形體極輕乎若髻髮法服古聖形象這道理傳萬世而  
不易者也若頭領身體吾人私有底形氣過百年而必壞  
者也孰為本孰為重孰為末孰為輕乎

金聖猷

憲鑑

錄先生語

聖人用不用之用故有許多禮數儀文頭有髻衣有袖纓有綏帶有垂賓主一獻有百拜之繁夫婦合體有六禮之具百行萬事莫不有此不用之用乃華夏聖賢之道也如天地之運草木之生亦然彼夷狄絕不用之用而只主便緊首去髮衣斷袖蔑禮蔑倫雖親如父子受養以後便以爲無用不緊而棄之只便緊二字是夷狄之道也古人皆踈透寬闊令人皆便緊吾兒時及見前輩老人無不踈寬見後輩少年莫不便緊而反笑前輩這氣像極不好居無何爲夷狄已有其漸也

金汝賢

澧杰

錄先生語

或問稟性賦形中華外夷無不同何爲爲內外貴賤之別先生曰戴天一也惟中國戴北辰履地一也中國居土中洋人雖言大地如鷄子黃無分中邊而箇中頭翅足尾腹心之別有定天地氣候中國適溫涼之中中國地勢東傾天道西運得天地陰陽之大交媾外夷都不如此故中國運氣先關早生人物稟賦純粹中正生出許多聖賢鋪舒帝王興作禮樂外夷開荒最晚生物未久稟賦雜駁偏邪只產得淫醜聚成部落專尚技力此其爲貴賤之別今開化人雖咸稱外夷還見有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爲教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作心法萬世相傳如中國者  
否彼之所稱不過曰壯居強力巧才之類壯居可稱則瓊  
宮瑤臺勝於茅茨土階強力可稱則窮兵黷武優於舞干  
兩階巧方可稱則魯班公輸爲天下第一所貴也曰前日  
雖堯舜孔孟之盛所行所見極不過海內事今日宇內萬  
國大同之秋前小而今日天地之大大小稟彙各定分  
限所以爲大也必天地混亂萬物互雜然後爲大乎華夷  
人獸之相雜天地元氣降殺澆漓之候聖賢大道漸衰埋  
滅之會反以爲大乎若如是則坐堂論道有小於會場通  
商遊覽鴻子有大於靜修高士也華夷不得不防閑不防  
閒則雜雜則亂亂則無正無正則無大也故唐虞三代有  
道之君皆嚴防閒中外貴賤各得其分所以道大而治隆  
唐太宗胡越一家自以爲大其果大於唐虞三代乎國終  
不治而啓五季之亂而已開化輩言今日形便如昔戰國  
時未聞戰國勝於成周蘇秦張儀賢於周召也苟欲自好  
宰豈可作蘓張賤流矧可作虎倭鬼徒如是而猶說其大  
自以爲得時乎曰彼勢無如何若永不止息曰天運往復  
運復則豈是無如何大冬積雪若不見陽春春風一至便  
自消融彼若運衰衆相攻擊國中自亂際茲中國運旺有  
聖賢英雄出而得位威德以之止息可待也吾則信此理

吾老矣不可見後人必見也

申景裕明均錄先生語

先生憤嘆曰我國人心豈意至此極吾見中國華族人雖販夫農夫中心皆存中華骨子能三百年不變我國開化輩皆士大夫和倭洋不幾年身心表裏俱化為倭洋中國我國人品固或有大小之分顧以我禮義之邦反不如彼倭洋各夷彼各夷以其俗變人爲能且其來往他國者善爲其國謀我國開化輩以變於人爲能只爲各夷謀不爲我國謀而反禍國古今天地有如此國如此人物乎又曰我國主士論之國也一國士論洛中爲最五百年來士論

持正國得以善挽近所謂洛中士論變而不正士論變而國至今日樣也吾見洛中士論多矣國家毀皇廟則士論起而為之復廟國家和倭洋則士論伏而不之斥和尊攘之義彼此同緩急之勢此更甚彼其所爲誠亦甚矣不惟不斥和反斥斥和者其或有爲叫闐者衆口譁然非之誠亦甚矣國有所謂東學出則洛中士論起而爲叫闐東學無賴匪徒此不過一掌兵官捕盜將之所處者也豈是士論之所可叫闐者耶斥倭洋則非之斥東學則爲之豈斥東學重於斥倭洋乎誠又不可知也且東學稱言斥倭洋者而斥之是亦爲倭洋斥東學也斥之則并斥

倭洋可也洛中士論一國之所效則也洛中士論如彼而舉國人心滔滔陷溺甘心化夷歟則我國之禍亂賊與爲士論者當分受其罪而士論者特甚也然卽今善不善間豈有所謂士論一變而爲亂賊論禽獸論已矣嗚呼五百年持正之士論未乃至此也

白元龜

炳琳

錄先生語

聞海西人金昌洙與倭人同店宿見倭人持俞吉濬文字有禍國語打殺數名揭名壁上而去後爲倭人查執囚仁港監理司將殺之監理官欲其無死也密寄語取供時以

無是事對明日倭公使會監理取供監理官問曰汝殺日人乎對曰殺之怒其不從寄語大叱曰汝何故殺日人曰監理官罪其殺則可問何故則不可殺之寧不知其故耶倭本我國世讎也今日禍我國果復如何吾心欲盡殺無力只殺數名因怒指倭公使曰使我力及則當場殺彼倭公使語監理官還下囚後幾日又語曰吾知其爲盜乃義人也義人豈可殺令卽放之聞此事令人增氣真義氣男子也倭公使能感於義亦不易今日我國開化人鮮有此心也實谷往中國時歷一縣縣官羅豫章後也延見厚待夕間送其子對話其子弱冠少年執實谷手痛泣曰中國

如此朝鮮又如此此將奈何明日使冊客持銀與錢數多  
贖之曰錢爲此縣用銀爲他處用中國陸沉三百年士大  
夫尙保良心如此豈其爲豫章後而然歟不知我國今日  
先正後孫出仕人中果能有此心者否開化不幾年難見  
有此心况在數三百年後乎念來只寒心痛心而已

金玉汝

墓壙錄先生語

開化輩豈有責望與否誠亦不仁之極也設令爲開化苟  
有一毫人理當懷力弱不免慟憤不勝之心吾國之舊宜  
痛其不保天地陽脉宜惜其永絕何忍甘心樂心苦心盡  
心以滅國舊以絕陽脉且士類國之元氣而道脉所存苟  
有一毫公心宜其有保惜曰國雖不免開化士類宜益自  
固以存元氣道脉士類設或有沒覺傾意者當加禁止曰  
吾固不得已爲開化爲且無待於士類何必如是殷勤曲  
護使有維持可也彼於士類稍有名者誘之脅之盡網羅  
取之以此爲陷溺人心速成開化之妙方蓋其意非爲真  
用其人與之共事爲其取一道名者使作一道溺水之鬼  
引其餘爲鬼取一邑一村名者使作一邑一村溺水之鬼  
引其餘爲鬼不勞而盡陷一國人心不勞而完開化局也  
彼計誠惡極妙極然國絕元氣天地絕道脉元氣絕道脉  
絕則彼亦本是元氣道脉中生活者不能無事不有人誅

必有天殃不仁甚亦不知甚也彼開化輩則已矣惟士類  
名者問其平日所為則曰修人道也觀其平日自處則曰  
勵志節也今於滅道為夷變人為獸之際俯首匍匐開化  
輩之前沾得亂賊所定醜夷官制之末職斗祿而自以為  
得時其亦失其本心極矣

趙公章

大憲

錄先生語

觀察郡守伏黨與誅者人言殺長吏先生曰義理晦塞乃  
如此若昔弘立命壽等挾虜勢來為弑妃辱君毀服  
削髮之事其時有承弘壽命而赴官職行毀削令布弑廢  
文字者義兵起而討賊又為賊抗之則為義兵者當施以

黨與之誅乎抑待以王臣長吏而不敢殺乎如尤春諸先  
生當許以行春秋之法乎抑論以殺長吏之罪乎或言今  
日出仕似無害義今雖不報倭弑妃之讎而與之和好  
昔朱子已出仕於二帝北狩金虜講和之後先生曰朱子  
時主和輩挾虜勢盡革宋朝法度毀服削髮則朱子亦當  
仕乎援古可援而行私意猶罪也况復援其不可援乎

金仲希

聖鍊

錄先生語

醉琴軒後孫朴某見延豐李承龜大人曰義兵有何所為  
其能掃清乎復雪乎李大人口以醉琴軒後孫而亦為  
是說乎夫六臣萬古忠義也若求其所為亦何所為能復

舊主乎不能復舊主而友促舊主之受禍者六臣也然其忠義也日月並明萬世仰望孰復說其有爲無爲乎若義兵忠義固壯而亦不爲全無所爲雖不能掃清復雪而猶使夷狄亂賊知戢矣停削禍而君上洗辱八域免歎畧存小華舊樣若無義兵之所爲國至何境吾與子今以何樣對坐餘人不足責子以醉琴軒後孫而出此言乎或語原州人姓某曰讀書者舉義非分不仕人干國事過當某曰使義兵成大功子敢議義兵乎義兵敗而亂賊盛故人皆此論也昔梅月堂不仕而亦干國事若其至作僧陷瀕豈不甚過當然後世君子未聞有非之夫義兵則無過當

也春秋傳曰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未聞其言讀書者獨不得以誅之也夫義兵得春秋義也亂賊淫邪以言以力宜其攻討而不宜不攻討也不攻討而爲不必攻討之說吾不知其所歸居何也且扶抑權衡君子所慎今日何日今日君子胡不知其所慎乎各夷見毅菴文字尚稱大義之主亦獨何心門人以告先生先生曰義兵之得失議論者之得失未知孰爲得失而自有其不掩得失矣者

柳剛菴

重龍

書

先生再從叔

乙未以後千百世變多少劫運誰莫敢何毅翁身也蓋當天地茂貞冠屨倒置之日我省齋先生作於前毅翁繼其

後聖賢大統華夏正脉賴以不墜於地而永有辭於天下  
後世其任其功至重且大矣歲初得見情辭與與士友書  
始知昨年所遭作處雖屬過境驚喜備至竊想上天眷佑  
吾毅菴得還故國以其平日所執之大義所行之達權盡  
黑白於世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見之而無復間然使鬼恠  
輩縮首歛迹知所顧忌天意諒不偶然更願益慎聖人微  
服之義深體大易儉德之訓隨遇而安處困而亨凜然如  
猛虎之在山屹然如砥柱之時河使吾黨有所恃而不恐  
彼邪有所懲而莫肆焉則至於愚陋整壁空堂縱未能執  
鞭以趨下風而放仰有地榮耀無窮也

毅菴先生當乙未大禍以在野韋布出負撥反之重任  
為有義舉折強夷之氣破凶賊之謀扶綱常於已墜救  
人類於將斃而其處顛沛艱苦之極猶復講明春秋尊  
攘之義未嘗少懈其功可與大禹周公孔孟朱宋相為  
終始而所遭所處則有益艱矣金復菴華植嘗冒死殫  
竭於討夷守義之舉更懼斯人之終胥溺為哀先生發  
明時義文字及他人文字可助發其義者公為內外篇  
名之曰昭義新編以華重省三先師遺文先生所手次  
恒誦者而附于末蓋以見先生所執之義有所受矣李  
玉山正奎車久窩載貞韓君升鎮康君鎮慨是書之未

即廣布同謀協力方經營登梓而使三圭復為校整顧  
此謏孤焉敢當特樂贊其成不違固辭同金儉谷澄杰  
為加增剛且收拾編成後文字名以昭義續編亦倣原  
書而分為內外蓋是書之行豈但救拔一時人陷溺而  
止哉將以懼亂賊夷狄而扶人紀保陽脉於天下萬世  
也然則五君子憂時衛道之慮之切豈曰淺淺乎哉  
永曆五壬寅五月望日門人水原白三圭謹書

昭義續編卷二終





39